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三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鑿王

潤有何繼充遂令城內外無餘舍水次無餘塢老少
婦女無餘閒輿無停畧費無停薪手無停批口無停
荅殆駸駸在世鑿王山中宰相矣繼充診及不活族
蘓蘓自落

馮泰政

偶經鷄通園西見馬叅政著半臂獨往未秋其間
字有營構之色當是其吟安五字時耶叅政黑頭謝
事夙有棋癖與人奕都不欲饒六子律遇國手無所
乞然聞其落子日勝今年七十矣作詩滾滾不自休
日可數十紙內外子孫歲時羅拜常百十許人世間
黑頭公如叅政政未多得

吾物

會金沙友人來移夏至祀今日雨如注幾不能迎主
于庙甫灌雨稍閒既畢禮啟函將潔之而桐自虞山
還潔奉以入仍奉祀主潔焉仰視棟椽顧謂祠吾家
世奉嘗於此荏苒一百四十年巖藻楚楚幸不墮祀
長子孫其中亦不他徙異日者令我為高屋宇如故
豈不大幸哉朱方黯曰頃聞友人言人未有終其身
不徙居者一姓四世歌哭於斯盡城之南北不再矣
吾每笑人此是我物聞方黯語故自心動

陳抱元

陳抱元朴茂而文視其弟銘金京口依麓猶澗縣回
白首割爰分甘歡尔休暢吾亦為兄曾有弟嚶寫一

樹是何年

櫻桃

他山櫻桃仁核潤州櫻桃核而不仁尖下有線紋如
桃作水紅實色土人以四月朔開園縱士女游觀謂
之櫻桃會陳伯銓摘其最者見餉光明浮昱令人不
忍下咽

鱗魚

漁子漾舟江中網鱗魚甲光向日如銀漲潑耀水上
一鱗傷損即浮幸脫逃不復活吾聞孔雀被網必自

殞其金翠不使流落人間鱗魚愛鱗當猶孔雀愛羽
耶

蝗

飛蝗蔽空食許時不見天日中有一線可諦視其高
厚不知幾丈許也縣官責捕甚急劉中翰一戶捕可
百八十餘石或云向曲道中積蝗如山蝗中出火焚
燒殆盡

鼠

田鼠糾結如椽蔽江而下竄入蘆葦中根苗立盡沙

亦崩殞此江南怪事也振養默從白門未以二鼠見
脉短尾方喙視鼠特小而足稍長不類鼠其色沉赤
或曰非田鼠也嘉靖中有群鼠啣尾而渡然不滿萬
今日之怪穿街入戶遍滿城都動以萬上計于東應
將可如

乘

客問何以徒步不假肩輿予笑曰偶避燕耳客問何
故予曰年來尋訪多取道不行關闕間朝來不得已
一至焉而勢佃之糞具借職謬進虹霓臭息潦倒極
伶之肩輿遮袵嚙膝相望于道可令飛黃圍玉之御
泚然無色吾豈肯好之哉客大笑而退宦僕某者贊
買劄副冠帶儼然遂置酒張樂與客勸酬七日齊絕
而死又有某者貂帽戎裘將過一失勢家券從輿中
墮地輒死此二事頗為邑中所傳笑而謬進臭息優
伶之徒揚土自喻適志不知戒也易曰負且乘可凶
懼哉

朱虞卿

諸延之心事不愧古人第婆心未切徒義太遠聽言

太廣時亦有直道之累要不可謂延之其人吾猶且
時其弟虞卿能左右之至面發赤而口譏諍者數矣
延之嗒然而受憬然而從此皆非人情所有也延之
苦貧行義常不能給輒夜起徬徨虞卿知之傾橐為
春吾鄉魏莊渠先生講學星溪學者日進待潤者亦
日益先生弗能給也必問之其弟東溪翁東溪翁如
教立辦當時人爭相語莊渠之德故難為東溪翁矣
諸氏兄弟蓋不愧其外祖父云

于昭遠

吾每笑于昭遠舍梵川處雲巢乃不知其胸中丘壑
尔尔亦何往不得大山長谷也故不免昭遠笑人

拯溺

劉中翰拯溺江口其德甚大殆所謂實行其事者耶
興化舒氏李阻修內家弟也乙卯秋兄弟渡江而死
奔告中翰不踰日便拯出其長者屍屍全無害其小
者烏有矣中翰悶然問何所憶其僕云憶有匙繫麻
裙帶下又線蹊鈴記劉漫唯唯越半日舟入來告
已得裙匙印記矣取鑰合之宛然舒氏子不盡其言

腹于其子之子孫之孫豈細哉哉近有言謂以新者
者江人知非是將勿與中翰必與之毋令有不潔之
懈也

雪堂社

雪堂王子爾瞻所居堂也社自丙辰中秋始再會歸
庵再會梅花草堂社凡九人曰元長曰文休曰開美
曰仲從曰爾瞻曰端木曰卿玉曰漢石曰幼疏而顧
子子貽往來其間王子又召姚生圖之倪子伯遠為
寫竹石槩樽成一帙將以記歲年昭勝會傳之將來

而丁巳清和月王子溘然逝矣豈不痛哉當王子之
卒也予在潤州方假寐見兩人掖王子相造色慘悴
甚淚痕瑩瑩然輒驚寤而顧章甫以書抵予道王子
記白玉樓去豈不痛哉今夕檢舊稿得雪堂社圖記
再書其事

破山

甲辰訪破山寺始識長老無着道爽有氣開去中不
了人也達禪師嘗入此山有乞施者師畧其冊云其
甲捨銀一分以付長老曰可亦亦長老曰貧道為十

方主進安所得一分而施焉樞師與余至其終始
此其後破山常住為鉢庵長老精修淨土而無色力
純以身教化人不久謝世其徒六空者威嚴辯舌威
有血氣能言其父為何心隱所連繫江右獄中事神
情都往今亦稱古人矣人之云亡破山寺安能終寂
寂乎無著故具眼然見予輒多優語可連而憶也
庵雅不欲以言自損其氣而為予指授方藥則慶上
而不休六空倒屣欲傾香積豈具有夙因耶伊若我
自破山歸具言今日狀為之慨然蓋去來本無而情

無我輩東坡故言之矣

月夜

夜來聽柳州韓生收放明月滿飲數盃陶然顧蔡
與呼之疾出閒步冰壺中戲捉枯樹影恨不借韓生
杓作傾瀉狀也已過小樓食雀數枚再飲酒一弁許
風來吹面薰薰有煖氣疑是海棠亂開垂柳拂鞍時
酒歸月下昔人當不妄作

數

宋羽王訪某草堂既暮矣匆匆別去自怪不能為主

而周安期張元王適等乃又許飲朱子飲遂歸
賓為主故亦有數耶吾鄉關法南昏而棧二兄兄飲
出關乃取小艇飛渡水口苦旱偏欲水浮不須陸走
豈吾黨多變司若此乎

善處時

阮籍未嘗減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嫉之
如仇讐其為減否大矣昔與世周會王淑士塗南時
容作達者世周俛首挽其袂而刷之竟日都無一言
既供具噉啖不輟踉蹌而去其容甚和人豈有嫉之
者哉故夫善處時者無過世周而人咸以為海鷗野
鹿也今亡矣夫今亡矣夫

金先生

某六歲入小學師事同里金思齋先生蒼面修髯苦
吟多佳句亦時有詭語傳聞里閭間里人呵之先生
意乃大得嘗元旦為隣家書聯語微刺隣翁不知而
揭之觀者失笑隣之婿馬某登牆詬先生甚厲先生
怡如也子雨武選體不勝衣好談封狼居胥事聲色
俱壯未久卒無子母華婦亦華氏一女嫁某今不知

所在錄老矣

徵文

嘗以寒宗世譜徵文四方無多應者獨郡陽王公為譜引臨川湯先生序世略中表叔晉孟嘉作才贊光被幼穉兒女矣臨川寄我此序必傳勿與不知人草草某政恐知者不作不免惶懼耳

神往

李中丞方嚴自持好觀諸伶作伎絲音感耳都能辨識其非是耳根差老時亦不辨諱聲則編修公附耳分疏之順翕翕開動亦時與兩孫按拍耳語不覺失笑登李氏之席令人神往

早甚

早甚思洗銘金適以疏盒至急呼伯銓酌飲之三爵頽然縱水揮洗甚快曳履不衫當風搔首如三四月時不知其冬且至也銘金云土人掘地得蝗去去不盈尺傳云螽斯九十九子剖之果然良可懼矣

緼才

襲季弘以沈啓南文休泰二紙相與曰海東為子取

經季私之貧故不減僕其念故不更辭其請也
家為二卷縕才足可無憂矣季私偷然有骨于世多
所不屑僕雅重之頃與語乃不知其然者及又知
此吾欲勸使竟學如季私者不有與乎先勉者達于
後也

二業

歲壬戌桐請命守淳治詩予笑曰兼與王幼文先生
讀書沈聲遠許每課易義輒語予悔不習詩抹然多
少風味予心識之而季思還有武陵為予言黃貞父
之善易也貞父猶曰吾解易不如解詩昔者王衡善
說詩令人解頤而海虞桑民悍自言真可侖匡衡頤
解雖其言不遜此可以知詩義矣頃來病甚驚及無
與語輒飽丹砂刺鄒臣虎李愚公經義樓府而以衣
僕貞父之作與安未嘗不嘆絕經之妙本思下獄乃
若四聖之書茫無下落如太僕乃許生盟此道耳貞
父自言不如解詩果有此理耶先君子一生拮据積
有累蓄擊授不肖竟以盲廢遂使朱黃之業化為爛
葉行年七十乃欲幫助來者令二業並興死似以故

負山而盡湖海也書此負最令二業並具
徐小淑詩高自標倖雖復婉麗抹頭不之提亦太放
是凜凜陸獅子幽清古澹如謝道蘊談玄融米成注
跼周所謂匪簪珥之瓊珠故執壺之火素長非虛語
圖朝楊用修婦獨建旗鼓視一時吳奔顏氏嫁陸
完子為婦有集數卷完敗流徙盡為家人所其後
逮一絕云昨日濃粧上翠樓翠朝含淚下扁舟當
若作田家婦無此榮華無此羞聞者憐之亦吾鄉
莒州婦朱吐音宏暢多作者氣情其稿不盡傳于世
令千載之下謂班曹徐蔡代有其人乎斯特盛也

小家相

水到渠成斯語故不可易然到時誰不忙錯若者有
為渠以待水縱小家相故是安閒但有揣不能行耳

楊長倩

楊長倩宅湖之中秋水長天渺然一色遠睇飛鳶貼
立水際故不減武陵棗壘夏秋聞龍吟湖底煙霧翔
湧吳在大云此時却疑身處混沌矣

亦未之隔僅僅朝暮病不知逝者遊若河山可矣
長情謝我尊緣未縷嘗乘興訪之請令陳風對雲賦

淳化帖

中好水身天無然一色

馬大叅之尊夢澤公嘗藏淳化帖時號善本留于閩
雁齋把玩嘗數月後請質米矣州遂不辨所在或云
大叅傳寶之裝如故榻中故有孫適底書案濟其地
生又嘗得一善本早晚摹之以為法較馬本細而綻
真近世所未見也予少不解書獨好觀藥更榻嘗借
九成宮于及山周老師本稱絕倫俞篈甫海岱觀

題數十字于後其愛玩如此師歿榻留齋中瓶君命
歸其子載載不知此事流落無所矣善家藏榻甚多
獨晉唐小楷猶河南夫子廟碑麻姑仙壇記藏者稱
為江南甲品傳寶百二十年今皆失之吾雙眼案之
也偶閱輟耕錄見陶九成淳化榻記畧追憶前事紀
之

茶

松蘿之香馥馥廟後之味閒閒顧渚撲人鼻孔齒頰
都異久而不忘然其味在遠矣宋陶道地之產

近也習相遠也春深夜枕酒後張定對醉願
樂而醒書此贈陳翁之和爾簡歸旅對入異山

紅碧

賀涵伯坐徑山竹裏鬚眉皆碧王長公龜杜鵑樓下
雲母壘都懸

運水

昨曹幼安遣說書卷去且運第其來若自彼書是乃
領報乞水之便無甚於此而某不知寄錄無少可
干解其明日奴子以泉涸告方悔之然俟其歸可

也朝來索報則又忘之矣吾每日料頭起牀無暇
想喘喘思茶耳而食不及泉此何故歟倘猶曰為懶
而忘之者性也為念不及泉而忘之者境也某笑曰
願以性

得季常書

甲辰別季常丙午季常使至得觀智評成律春書
冬臘使者貽粟至辛亥漢陽李愚公之客毛堯齊以
季常書至丙申年甲寅秋使至觀智評新刻于其
間而面一客三使五書而季常之念愈至某亦無異

李常也吾皆不能勝所為悲者始則元在之詩也
介之嗣田維鼎天也其他種種皆祥和黃州之特制
孝介先生之謹奉祭之與祀典之倫奉祀之責於子
弟英家塚之克葬黃岡志之其傳江夏郭尚龍之傳
東婁玉繼中之志俞夫人座右格言之刻銘曹諸公
智評之刻嫁女漢陽倩李應楠為諸生名士太夫人
春秋七十四神明不衰與俞夫入為子母緣者豈不
子能無喜耶且宋獨不喜而已也開城兩漢若有得
馬進使者問故若有得馬仰觀日月起清湖若有得
馬寤寐若有得馬嗟乎故有故侯去吾鄉廿四年矣
十三年幸與侯之弟季常為傾蓋交於十年而彌老
彌新彌甚焉若此哉

陳元石

郴州陳元石志在經世著書一有卷集歸釋教遺文
幾千卷今在黃安吳氏謀於我族其言皆特精其書
偶及邊筆抵掌指畫無勞聚米羹飯嘗吾親勝其書
如此他時憂端終在海外外今日渡江相訪談竟一日
抵暮住金函寺僧宿而去始以明無卷藏者過其外

堂未知是或否動靜下已初夏獨湖
梁生要辭然尋載於今日數月
譚孟伯捲簾重卧廳裏忽覺乃安寢破瓦廢碑
正梁橫覆之手足鼻眼都無辨敢投骨
子玄為予說如此兼稱其作義深
如斯久不復問義矣

蘇詩飲甘露寺

錢家緯潘無隱趙石生觴予甘露寺
甫晴修篁罷洗空翠滿人襟袖涼風
與歌聲相答響徐姬喜行酒作吳吟
密緯得戴顓故宅有聽鶯詩百十篇
俟之

來雲閣

夜同森甫貞伯元玉再集來雲閣
之致回首七年近死之人那堪一二
喜得青芝也青芝送我垂虹亭側燈
下覺步步惜別

周昌東

周昌東

周昌東宅蘭蘭之間老屋閒然童子迎門見人有
避之色甫與先生讀書修行于今殆屬昌東矣昌東
名青長洲縣諸生洪海亭閑樂美無安洪

詣虎林

某詣虎林周季侯適宰仁和譜聞季侯將回頃來律
我元良且至子為物色之某既到季侯載酒微歌歸
予湖上雖復絃管啁啾雅無酒熏綺煖之意某與子
將襟問五雲去後事季侯唯然然時有卷衣李元
官者能歌新聲發音清徹正與靖寒淡月相違其
傾耳季侯笑曰咄元長猶復能摸索人久之呼渡
去酒歸月下遇張子羽鴻舉如溶溶一樹梨花月落
乃別丁巳季冬十日

快雪堂

快雪堂故龕馮先生之像紅羅修髯結跏趺坐顧道
民云宛如當年靜默時也此來不見先生古梅萬葉
俱暈微酣色一花破萼而笑微雪垂垂尼人聞孟陽
印持子將無敕遲我舟中與子玄畫三蕉葉而別

趙燈

燈名趙氏蓋趙翁瞻雲者教其郎為之嵌珠玲瓏
光四射大略仿建燈而加艷焉今年戊午爾等為置
一架于艸堂傍懸戊申歲所得張九服家麥穗燈
質正等相間彌燦德清許長卿適以張子羽問至孟
竿徐飛銅花間發劇有穠季落梅之致

楊文襄

楊文襄在金山有角巾人訪之一揮船即鼓棹而至
文襄布席角巾人共舉之撤換盡一室如世世揖讓
狀多不發一言而去寺僧莫測所由滾豪既就捨

是與王文成指授兵法其鼓棹者徐曰仁愛文成妹
婿也鄔生繼武見眎文襄遺像十三聘童子科乃
至出入將相七十餘年歷歷具載本藏其裔孫楊九
華家遺文剩板剝落殆盡其存者獨門館之鎮石耳
悲夫

澹月

澹月柔風吹人如酒俄逢角妓面人而西舉步策促
思當年亂頭扶路人深居如海

張元玉

周安期備元玉訪予得讀其所著觀風試卷辨矣
饒風氣何松陵之多才也連日侍元玉飲都不減沈
公容恨家無美醞又斗筭不堪作敵耳約歲暮過汾
湖從仲韶索酒十斛便請對壘當從壁上觀之

徐辛之

徐辛之取適于酒不及醴借興于花遂耽其理留連
婦人老不能身其事此三者皆非人所及

清映堂

清映堂集嘉賓常數人焚香展卷陶寫情性主人以
克自持令海內俠遊之士如歸其家而塵不及中此
東所入僅償所出而已又獎拔孤貧徃徃昌遂老友
王天池才令也歸洗其橐而主人在右之寒燥鐵湯
必令均調王亦不知非其家主人名文龍姓孫氏

練水

吳中讀書之家練水多有其先輩予不能詳如徐尚
書之博大毅員外之秀美使人讀其書疑為予載上
人張三江先生十三能文章見者謂為王文恪公之
作既老該達稱五經庫府叔遠妻子柔繼之類類

時王翰林屢至將死囑其子誌我元唐與我故亦愛
其能文非獨千載子期之感也金子魚不上公車家
魚萬卷其人更長厚可重李長蘅濼濼亦言倚馬立
就書法直逼古人山水竹石亦駸駸眉山襄陽之亞
矣鄭開孟龔仲和汪無際盡能奄有千古不欲若回
生活子人沈公路抱膝海上故稱淹博乃亦非屢煉
水嚶鳴相召豈非宇內之希觀者哉偶念李繼神溪
豫瞻兄弟風氣道上不減諸人聊題數行紀之綠水
固以朴茂相高乃不知其人又獨盛也萬曆甲寅秋

仲

發茗溪

秉夜發茗溪韓止修謂予何不造令某念歸安康更
安所得糲飼過客遂行質明泊菱湖有老氓輸官租
還頌侯市人倚而聽之各序其所常得某呼匠倩小
子識之脫造令者較今所得孰多情亦欣爾有善也

臘八

訪薛更生桑庵作臘八粥相餽與某九解方子旭各
啜兩碗侍兒皆飽噉而去覺何家肉穢人

有傳昧宋刻者其文鈞畫如繡矣其之若怪得然
所由故出紹興守家其先憲副藩者也問故將質以
償路符之所不及且誠售者勿淚有是或其實清作
恐人知即于古未數教耳趣記之然非守者也

吾蔗

徐娟澡手拂簾顧影生姿燭下淋漓使人欲領楚舞
金淑真絳桃玉藥愈麗愈妍旖旎情多不堪滅燭
羨昂藏脩遠意常獨步如緲繚孤鴻棲飛不定鶯花
寂寞頗有斯人

杜小韋一見相習所謂氣類之交澣衣裙布直令純
綺無色

幽禽亦解芳菲意攪亂柔枝不肯棲如紺園春半景
色愁人侍兒不解春愁但道杏花零落便有深閨自

憐意

上幽禽二語徐小桃作侍
兒春愁是周霏七八宮語

褚溫卿茗雪間人敏視清辨多出塵之想所居不事
華飾隨方物用無不妥適嘗衣染緞衣襟綺坐而貌
字娟好議論抑揚頃刻數十交不煩不矜時人目之

温友又曰不交褚仲幾不盡友朋之致
袁倩梁溪人眉目如點舉止間適意及
無所關說其婉嬾天性也嘗居郭南艸堂披簾梅花
下飛英點額都不可別

芙蓉院主周始貌如花光艷發不定好任俠嘗撲地
作梨花舞便身猱捷令人有魏博間想居恒以翰素
物色人一時被容接者無不自勝

張子曰予嘗與教子語蓋低徊不能去云豈非以其
神哉語曰惟色損廉予故自信吾廉不害也

坐小閣

季弘和訪因約僧孺過土山坐小閣風片雨絲澹澹
相續平蕪如錦舞綠搖金偕飲數盃竟醉路逢汪千
頃拉還草堂方晚食簷端作滴溜聲僧孺不欲久留
跣而歸人間兒女之念寒儉乃篤漸老益至暗思僧
孺二十年前援而止之豈有冒雨徒跣之事乎

遇君淑

偶過諸延之遇君淑病後談笑頗不減曩時獨步履
敝敝然殊有老人之態然某與周旋最久故不見君

淑健步時也如許頭顱猶不免援長鉄向人此可恨
耳况歲生子遂多不免多累而某之朗秀可喜大有
昂昂千里之致故堪鼓掌

梁雪士

梁雪士性癖耽歌至忘病瘦為人辨韵不免取憎故
是道中人好勝應爾雪士既病與予坐城南角歌春
歸一闌再喘再啞竟作廣陵散藤花村右欲名西州
門矣

趙瞻雲

爾尊邀我作趙瞻雲傳且云將以眉公本見跡崑
灑題詩在上頭豈能復道眼前景耶然聞趙老意欲
補出年少時貧苦自力狀則予傳似不可無作瞻雲
老布衣也至令又肅公自題画像必引瞻雲之言為
信則其所得力于貧者可知矣

甦蒼

甦蒼面目嚴秀不肯聞隔壁環珮聲真行人也余居
選佛院中與市廛僅隔薄板邈若深山

文筆山房社

予識王濬仲文于潛陽公座嘆其清發後一年王子
虛示我文筆山房社草則其郎玄度三兄弟之文皆
在皆必得之技也又一年陳魯詹應薦殊可喜然恨
世人知此社不盡今秋開榜而玄度與其姪元修暨
濬仲夏元禮彙拔矣兩王氏世有科甲其獲未艾獨
太常之後寥寥今見元禮使人增氣萬曆戊午九日

老梅

老梅悴悴欲盡爾尊移玉蝶一株將易之予低徊不
忍既數日條有勾萌乃植玉蝶于北剛一步許意雖
萌不悴也今忽成蔭敷儻如雪交枝布葉中作綠金
夏雨灑灑移時不漏予佇立良久飄風送濕乃去

出迎薰門

出迎薰門而南憇西宗僧舍問故李亞夫讀書屢茶
者不能荅但云新貴人某有扁額乎此不覺失笑既
出登迎春橋勾萌始青如潑黛遂折而西野梅岸去
覘人垂垂欲笑與季弘竟造其下徘徊久之過樂全
先生祠拱揖而退讀壁上遺詩及行忽躡籬鐵雲濤
香逼人襟袖乃北折入小巷開襟花雨春衣去壳云

橋斷不可渡季弘曰僧蓋斷橋以絕游者僧之果哉
却立凝視良久僧招手入乃是以前故主侍御孫
喬孫能言敦厚公事嘗遇孟夙于五雲頗相器重或
云結伴徑山未也然其人談次多不任其聲病矣為
予設粉餌滿一器食之而盡望朝陽門入遇僧孺于
渠西城上

觀放燈

僧孺季弘方黠晉行晚食訖出駟馬關觀放燈去都
駕竹葉為棚金缸隨之每試銅花去女填塞至浮行
百十步過則寂然未嘗有燈也多取勝于月又嘗後
逢節人情一新穿街陌聽小鼓觀小兒所行不覺忘
倦久之入關小憇景德寺一片空明龕燈無火為蘇
蘇子瞻不把琉璃間照佛始知無爐亦無燈之句類
然孤往二鼓乃別

謁廟

將賣辦香謁廟叅大士曇華亭遂上西峯拜武安王
故像取道登城禮主土神誠安淳候伺四鼓通行過
半山橋初聞鷄鳴聲道其行履特天廟火映煌一燈

點艷製亦弘麗整素肅舞而出輝文康公初下望
獸石壁如削成然迤邐入山有童子執擔候門呼予
且坐予得龕石甚安久之磨鑰禮大士遂歷翠微陟
雲磴問武安守官人何在既畢禮將從西麓下守者
言路滑不可履仍轉而東月光滿袖青黛如潑晨鐘
隱：與馨欣聲相襍憑童子肩登鹿城衣乃大濕疑
脇望城外茅舍着霜都作雪色笑語安溥今夕故佳
殊非老人調度已上土山廟祝延予坐度不可攀遂
還

勝林

勝林長老疊拓關中予與章甫訪之故夫慧師草庵
也泉頗幽潔不類徃時林云故有泉甚苦吾憺疑是
南可穿也不五尺泉泓然芬而甘關內楸數株植市
二年今盛敷榮子纍纍矣此豈有山緣乎予故卓錫
于此長老剃度補陀為內家濟世危數歲三賜紫衣
度嶺謁慙公隱海虞山中又今年修証今也眉宇開
豁酬對便爽雖與世作緣故嘗有揮刀斬截之意

三二義

義者義也攝靈靈對山關道東山

近得李三弄作義如謝靈運伐山開道身壯多風
許元儂與世平熱好書亦平又博雅之意
許夫人老壽考終可以無憾吾甚悼我元儂四歲聞
夫妻相繼淹忽也為伯凶者良昔氣友葉如元儂可
謂經明行修雖復向人嬉戲未嘗不以禮自衛者耶

西湖約

趙石生興在西湖其心許之有平原十日之約楓葉
且丹多不得消息將下帷發憤遂忘湖上耶石生能
忍譎張之毒不與作緣可謂清徹而永不能酬其興
非某所聞杜子美云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驍騎白
至珂將書以問之

寒山僧

寒山寺僧其有一力甚勤然不得于少主逐之夜風
雨僧從電光中見屋脊上有物蠕々偵之則人也迫
而察之乃所逐者僧默無言謹其捷而卧夜半捷發
有聲僧曰尔怒我耶尔為此不法老實倘聞乎不相
得之主尔無命矣尔弟入質明相遺其人伏地請死
將旦贈以斤金白亟去母為少主所知但取一房老

小不殊為大否者亦聽焉其後十五年與夫人學其子
來謝自言有百金裝矣時世長齊僧虛見其人問其
事袁石公嘗閱書函于寒山僧舍詎謂力不如者此
老僧也

求志

將介白民祈趙嫂為女仲志墓邑得請三年矣吾欲
待尔彭稍知文向携之偕往今將何如

物聚則散

有與予三世同里祖父皆杜門自守而孫不免註誤
觸憲網者乃其人又獨往獨來不開睚眦之際者也
同里人謹然寃之當事者廉其狀付所司按治時漢
陰王新宇署縣判狀云閉戶不出若示其高一毛不
拔實偕之禍聞者撫掌稱是傳神之筆燕得情性者
久之郡李安元旭公覆安始白然歸視其齋洗矣物
聚則散故不必其入者之恃軟矣况乎不必散矣
而駕以自用之愚者耶哉及其身豈顧問乎

修梵

僧修梵嘗染于先世長致有筆氣相不謂其後

竹妙也子雅素知條理樹苑律覺運脈使著於時

茶史

趙長白作茶史攷訂頗詳要以識其事而已矣龍圖
鳳餅紫茸驚芽決不可用於今之世予嘗論今之世
筆貴而愈失其傳茶貴而愈出其味此何故茶之味
具口鼻類人不知書字天下事未有不自身試之而出
者也

吳工部

吳工部茲勉取道婁東特乘小舫候之不相友聞工
部還家頓完向子平寧殊可喜然又不免在旅之痛
將母悒悒耶比老以汶上翁知其又申之以孟長其
眷顧周至真非言語所及惜乎既朽之木不可雕而
階前人亦無堪斧削者將奈何

山塘

庚申正九日晤李愚公山塘神情開滌真不負二十
年來作觀相方約詣陳吉白驟雨如澍將更日而歸
仲至則女家禍起吾身如孤豚魂馳湯火間天旋地

孟夙狂慧度此且不狂後復何期乃不狂而狂
蓋甚孟夙驚喜出遊步履輕安談笑自適尔時又
飲米五兩清澈李益公北報軒計開然真不負二十
至誠

生平無刺心之毒沉苦之寃自恨未經煨煉忍盡債
之雖復骨戰魂驚信知至誠莫破心木不下鋼

胡虞生

老去不復與英少作緣偶逢佳麗必有處不競之地
飄雲過之矣李文長見其二談怪不及胡虞生匪不
知生平二念已在夢寐間猶復肯穢珠玉耶然虞生
視某如覩漢官老娥神情正不免飛動

高文蘭

高文蘭吐音圓美妙有情性當家人物也就使隨衆
作伎亦宜處青丘白龍間其在甕城獨劉中翰一人
知之却不盡

牌刀

牌名于駟馬石氏至景德黃氏光如秋水恰與銀燭
紅霜相宜刀名于小拙陸氏至薦嚴之沈氏朱氏純

無斧養芒刃之用浸失其傳殆是解至黃而始金
至于陸已絕盛難為繼也

草堂容

前輩文王唐祝諸名家字落碑板或短長伸縮之用
未盡靈變石工章簡甫輒為擬涉其韵愈勝其嘗問
章林石田輒曰非吾所及但守鋒穎不差毫末庶幾
可嗣先民每覽其刻知非自譽田為人質訥無妄言
布袍楚楚有道者氣往來草堂凡五年未嘗更端白
事亦不識其喜愠之色語及頷之低頭微笑而已嘗

容蒼霄間更數之不足為人鑄志據石而脫時又有陳
雲卿亦及侍文待詔一南碑版無間顏穎破塚豈得
小碣盡能識之又嘗致其所識歸某草堂性喜飲微
譎然多名家之風無流俗性忽一日倉皇來告其病
亟買舟西歸某遣力顧成送之入舟便欲顛墜成以
背抵之不踰時卒二人者清淨寡一其去應爾吾往
時買金鑄字金石鏗然氣衰人遠草堂政自寂

調諜

庚申二月廿三日夜余聞諜者探于陳全編下四鼓

矣帶夢狎靡錄昔秦盡縮若捕雀不勝願
者决存孫氏情詞挺々殊有丈夫之葉尔時歐風疾
月助太愁恐每念斯境可奈燕地霜寒春臺風襲故
知迫窮之状况真自心之信不惑一其去燕爾吾

珠池

廣南珠池六海也自雷廉訖于交趾連亘千里舟不
得行犯者擬盜許立殺以獻沈佺老守燕請除之遂
為令袁無華曰珠出斷望者上竹竹林陳楊梅次平
山至于汙泥下矣朝廷設邏卒數百大艘三十守六
池舟既不得行邏者即賣緣為盜然無多取獨新會
鄉山人駕巨船乘秋冬間盜取之而珠始累出出入
間矣每盜置一葦囊可五六錢許亦雅無名珠或云
必斷望者即不名而稍圓或云斷望池龍守之必莫
能到

白釀白簔

王弇州晚歲減飲但飲白釀之清淡者去去夫家務
為之名鳳洲酒一時臘釀為之罷市王文蕭為人者
扇問是張芝山白簔否張家簔幾滿天下

蘇靜原扇曰... 扇推李昭馬勳劉玉璽我情識之信在下無虛士令
日檀持一篋羨而淨展圖如意令人不忍去手者得
之孫靜原氏每怪此道無作者不圖又見斯人

年饑

某所歷饑荒之歲如嘉靖辛酉萬曆戊子乃至戊寅
極矣然未有如庚申之甚者也小民持錢入粟抵暮
無所得粟解衣求質望門無所得錢疾癩疥癩而空
無所得鷄猪鵝鴨造物者預挫斯民母也甚耶往時
傷稼其騰貴故宜今年萬頃如雲民力休息而楊服
者相踵于途至取半莎之草充晝脯之膳自詫良民
不能從衆不亦悲夫聞吳閭罷肆比屋絕糧不識將
來竟何如

為是

金沙王氏藏書至多一經家難踰踏無餘閣中橫廣
十丈高可三尺殘函斷線紛披狼籍使人見之出涕
孫氏既罹奇陷三世所藏半易餅餌半入陶家往在
譚氏嘗見其藏書不下二萬餘函周列三屋其後亦

落政與孫氏等張氏嘗龕寶珠于屋梁梁高三丈有
謂人力鬼丁不能及也火焰繫絕珠燼而屋不敗此
四恨者千古所不能平也歐陽子曰物聚于所好而
嘗得于有力之強有力而強其入必悖得禍之烈豈
為是歎光宗元年記

恭昌初

恭昌初發帑罷稅何論邊徼關梁林舞詭譎即窮巷
婦女稚子皆有生氣爾時斗米伯三士錢民間不見
所苦垂白之老喜談朝政太行詔下莫不秋歎掩涕
如喪考妣果有此事

還扇

樊孝介將行夏士琰瑋作二詩書扇頭為贖樊受之
色喜諸人競作詩餽扇間關扇貴樊笑曰本無非諸
君之心筒狹不能藏也為錄其詩而還之偶讀華子
魚還金事書此華云單車遠行將無以懷璧為罪終
是委曲

蚤黃

蚤黃香氣清遠不類桂所以為佳故九物之出類者

未有不得氣之先者也庚申七月來樓下書

蔣九叙

萬曆甲辰九叙以樂府見投擬古惟肖壬子為汶上翁言之其明年癸丑授知于熊御史杜府璽已外領鄉薦丁巳偕王孝先賀賓仲顧余劉中翰許執事珍重而去已未請避暑社草致有格力恭唱庚申卒十一月二日夜宿蔣市閭賓仲使者知之予一策而出涕嗟乎予何所致于九叙予深惡夫涕之無從也

何上舍

吾鄉藏書家葉文莊高也其後為顧待御孔昭周也廉孺允兄弟能畜能讀為一時去雅之冠周亦受買法書名畫轉畧吳縣藏梁香雲亦受之六親皆中殆可克棟華艷富耀一時無與比者自後物未斷詎亦絕無好事之家何上舍道光獨喜藏書每一刻纔就善價而求之一藏卷十讀未其副本數他處所畜完好未儲而此舍頗能搜討美香者若或求焉者中上舍蒐其子進士君取其愛玩者以殉時稱進士孝子舉州聞士會之孫宜然者亦奉祀

此之與升地學會土谷家地也亦最地乎
中工全慶長七載士餘以其愛知性以似故其士
王慶長來氣淋漓淋漓與遊與者之慶一餐與慶
五陵長價山河動色難測服格如英國久其與
諸善慶業之京師工全與大與善與善一
願僧孺按詩卷慶小與並氣難而此其也五陵
此月過華山聽雷雨氣流與未嘗不與慶慶
者杜成石與中使有然馬迎志願五去餘枕衣
十里僧孺躍然曰即耕觀此亦德僧孺故上根凡
帶稍雜泰昌元年十二月五日記

過選佛場

夜過選佛場列坐長明燈下聽道者唱佛膜拜令人
煩悶俱寂憶往年清夜先君嘗至此壘遮移時而去
風景不殊山河遼邈某自倦游後念都下及二十年
以下人

張平甫

張平甫既病便齋素低頭默禱都不欲見一人偃卧
而逝平甫潔清自喜無迂曲性宜如此一生張酒即

沉酒不肯言醉望五而瘵酒瘵也傷我本島元年十
二月九日風氣如春鷄鳴後踈雨墮瓦獵七忽聞其
婦哭聲遂不成寐書此

論孟解十二條

自遠方來

孔子聖人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或曰此東家
丘也貴遠而賤近世態從來如此註則近者可知非
解由是觀之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談何易乎

耳順

楞嚴經云十方齊擊鼓十處一時聞此耳順也耳順
兩字從來經傳未及

參乎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不免無風起浪曾子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是劍南成瘡高峰祖師有言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這須直下承當但下唯字已過
八刻于嘗有言曾子之唯遠不如顏之請事以水洗
水有何間隔

無所取材

無所取材蘇子由曰戲也言無所取材以為材也
聖與人言不免于有戲也訓詁材作裁無味亦無自
歎自証之理

孝哉閔子騫

孝哉閔子騫即父母昆弟之高也味于其字何也

論篤

論字虛如云若論篤實便與之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割雞馬用牛刀

割雞馬用牛刀是真語者却當不得子游認真故又

曰前言戲之耳傳曰禮樂百年而後興豈虛乎哉

孟子舉業之祖

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因說賢者翻

出不賢者虛活玲瓏湊成二比是舉業起股之法又

因賢者不賢者翻出經始曷喪二節以定証虛煩推

變換又可為中比絕妙之法

可以濯我纓

柳子厚詩有叟垂華纓華纓華髮也可以濯我纓便

是濯髮不作冠系解且孺子亦安所得冠系而濯之

魯子羔瓜避杖蒸藿不糝何來頓頓必有酒肉在家
左右或隣里所嘗往來之人未必皆曾子所欲與針
銚不接便相違拒何得問有餘必曰有清夜沉思頭
面多赤

舜象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畢竟自知有不得乎親不順
乎親之處讀書者不得寬縱聖人象傲父母愛之亦
畢竟有得親順親之處不得抹畧傲弟程子曰觀者
者只怕氣不平遮護君子溪刻小人都是不平處

禹稷顏子

禹稷當平世顏子當亂世二語舜龍捉脈便成鐵案
何消問孔子賢之何消問孟子說同道何消問易地
則皆然蘇明允教兒多讀孟子戰國策太都在案在
接觀者不可不察也

過文

張賓王仕而優則學下用幾語過文時推絕識湯室
城亟稱之後有儒生于則仕下亦用幾語作對真堪

捧腹也我每想其操觚授梓時可謂無天于上

梅花草堂集卷之十四

吳郡 張大復 著

筆談

水仙

阿昌云循北郭經淮雲寺路徑平行土人結蒿為籬
落護水仙其中漸成深谷寺以南花戶多務貴之色
稍北一二里花可易售今日得花五十三株子細為
立石盆中參差植之風暖日曛晚未開開三百餘

鵬梅

鴈梅爛爛浮香直入樓際小坐綺疏下晴旭海明
及許黃玉急爾盜庭故知物靜則生自然餘
數藹受敵不能勝本根之寧息也頃在妻來移植水
仙一器又得此花映帶左右歲事豈不既濟矣乎

楊上林

某在孫氏與楊上林周旋遂久信今世故有死生患
難之交

夜雪

夜微雪小坐東樓下冷阿昌讀東坡乳泉賦併後

云軾在海南作此賦未嘗示人既渡海親寫其本
以示秦少游一以示劉元忠建中靖國元年三月二
十一日讀畢周行迴廊簷溜滴瀝星鉅刺入盆梅
點雪白石几番作鶩黃色欣然久之不就寢五更後
寒透重綿足趾欲裂

過弇山

過弇山訪王錫之循牆而眩且仆矣賴担夫免與
東樓下冷如鬼手汗可一弁許爾時面赤若覺五
都裂唐申十一月廿一日記

孺子

徐玄提琴入獄戴子繫墨行歌輔卿倚石而笑
厲曰千載後徒令孺子成名

徐玄名朱戴子孺子
宋姓名孺子相與

金文甫

金文甫急朋友之難饑不及炊吾甚重之文甫曰他
時在獄聞人救援聲谷梁上竟六日有力耶正吏

日者言

予頗不信日者言而言其卒歲庚申夏不利于胤
非獨旦晝紛紜亦且寤魂顛倒面余觀之若付左

夜夢柱下史降于草堂端然持簡籍教紛委其傍
來春清淨之徵耶傍委我朱便乘人聞從赤松子
也

見利

見利思義此語甚平却是體認得到前于以燕之

夢

其自傳人物以來參差先賢必得其精神語言

殆不鮮何故昨又夢許蕭山衣冠優雅路逢顧鹿
其讓甚恭而周思州步履踴躍笑客可憐

猶有修飾之氣

以行已未

以行已未

以行已未

以行已未

錄不異世姑執

文義指蕭山

水使與非

亦與非

亦與非

萬曆成子間有謀養老類兄弟者今德家陳少嗣允
武潛居里中乘間猝發既一年許陳殺難為悉延于
上坐自憾其倉卒誤許之狀至得流涕于心藏之事
頗聞戚友間稱陳異士今其死矣冥漠之中何忍負
此良友恨垂老途窮無能為役也當奈何陳雖浮沉
里間為人排難解紛至以身代架脫鮑我生之奇
撫狄姜雪之遺孤皆非今世之所及蓋棺論定難

無悔焉

卷之六十五

檢故冊

此冊係陳君未收葬前所檢

先夫人之喪為萬曆丙午年者予二十有幾也表居
庚申僅二十五年余日偶檢故冊亡者四百餘人予
太李太白有言世人命若鴻毛草木水泉也哉陳
君熟曰人欲終不死而觀者何也嗚呼二月
食日記勤麻無謝對始終并亦謂黃門前封重其

亦與縹緲道法于嶽至不猶無缺陳君于如命

謹銘於池其家麻州縣志

有與華惠政退老于鄉至不能給於賴猶子汝洽用
升周本僅稱無憾傷哉翁在京師張黃門伯任重其
有禮不失鄉邦未死矣然歡其後家在西州餘年有
禮有義每苦其身以博物於濟私難矣然汝洽於
與相勸為某里中故有榮者後才林不及翁周旋
世故足可相此德後家無事者而翁有奇孫則雲頭
角故為勝也恨汝洽居貧翁未克葬獨奈何翁名德
徽字仲柔得歲八十有五

周急

先輩周急故所時有然多及其貧時尔汝之交與而
周旋器重之士太史李集虛獨捐數十金佐學租外
周乏之義至六十餘人秤量題識禮義秋然疲暮之
人感憤堆積倉皇東歸陟聞此事不覺破顏大喜焉
盡三蕉葉頽然竟醉自念苦貧時受朋友之給不覺
遂多故嘗匿影閣中抱慚累日念諸友當視時亦色
為之慨然

撫掌

戴斯陽仲豪神情開爽多趣。故有之。其神
出處有數故不煩相念既屬同人正伏天飛者以
仲豪領子言執手珍重而別也伏誠思之實年齊壯
莫逆者十一人亡何伯符病歿孟文早逝二狀相
淪七元情實志長畢鄂州試于台無端吞怨青雲
故人獨仲豪與叔顛奮躍未循馳驅是路濟卿以子
泰符貴笑傲泉石孟子仲安猶復樸樸耕硯端自給
然口鼻眉眼依然如故某獨倚為于此捲簾長嘯東
雨蕭瑟輒命侍者紀之以拱撫掌

除夕

蠶鳧紛擾自是吾家節下故態久習而安之今歲其
在孫氏所見夜叉羅刹猙獰萬狀遂成故習覺家居
節物盡佳人生但作空觀就使身居地獄亦安往不
適哉獨念風雨如晦女若清燈黯然未免有情深覺
潛然流涕然夜來得其手書數行挺然無信殊有文
夫風霜之氣可令而翁自謂弗如泰昌元年除夕

過王氏

乙卯冬予過安溪訪姝塔葉養齋夫妻相與也心

喜遂之王氏王氏者故弟君與之視大略生伯也伯圭婦曰張媪生女而愛妻君與子豈其姓而與之而君與子好佚遊輒敗不一歲流其資策又為無行以辱王氏王氏弟能堪請與母居義弟可見而有吞吐之色手羨予淚菰沾羨具亦時心獨之計所以安王氏而未有路也今又七年矣人之無良不能庇一婦人又多為無行以挫辱之李卓老云苦海婦人應屬當今王氏哉天啓元年二月二日長子袖死予不肯哭但自訟却無負此心故獨負王

氏矣王氏有美行饒女德將擬華傳

聲歌

性喜聲歌絕不能解其事又不能集其本然五十年間聚此堂者淪落幾盡矣泥衛安不知秦國之世雄峰張平甫不及天啟之朝顧僧孺蓋行新慶十日而死豈不痛哉雷敷民望八九年足則而雷味嘯耳識稍銳發音愈高金文甫煥澗琵琶為之欣然便作風雨之朝窺戶以候演者沽酒作會無憐于懷問其年亦六十餘矣人生妙有情性何入

不勝于剡聞其年六十餘其人止心下如對
蒸之丸贈於平風雨五陣應氣以熱熱皆成
恭書元樂際炎威而妙勝遠來于勝像并大樹
更面容安從於念也其明年人并過此情集
厨索粥暖行者為煮白糜補餽食之盡二五來一
念此老謫居海外隨僧一餐于此味何如阿昌曰
毋勝之食已雪甚為歌李太白蜀道難行過松
乞梅茶帖

乞梅茶帖顏僧孺與某徃來絕筆也帖在正月五日

十三日某從婁東歸則僧孺死一日矣其帖云病寒
發熱思嗅騰梅花意甚切敢移之高齋更得秋茗爰
之尤佳此二事兄必許我不令寂寞也雨雪不止將
無上元後把臂耶此帖字畫遒勁不類病時作人生
奄忽如此何以堪之往與孺和相酬答不下萬紙後
無存者使人神傷朋友手澤亦何與人事要可發一
時之相憶云尔

葉翠竹

某不見葉翠竹作伎而和其佳其體適也不與深語

而知其辭其顧盼疾也不與作緣而知其安其神用而不支也頗聞鶯花間有心人多混跡梨園可以辭醉惡而就所好昔臨川翁一曲終就為玉雲生朝歌夜舞而去斯其人歟斯其人歟

不可使知

東坡云勝故欣然敗亦可喜但透此關可以無入而不自得此老學問平正析理分明了然于心亦便不然于口與手所以不免為當時道學先生所呵責然在名教聖人亦時：衝口吐出其言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不可使知者何故昔長樂老見五朝輿廢都不關心夫亦知其不可使知者耶

衢州

橘之品出衢州西安者上味甘如蜜而韻不絕恬膚澤液滿蒂有凸如花觸手易解此品之上也其次膚不澤厥不圓穩而味特恬西安人都販蘇州所在亦時有獨吾鄉市上無此何故土人云霜後採橘藏半月許始出販乃不知味韻俱足却在冬春之交尤此味不全入春則易敗採者利易脫而售者無厚價

鄉人不好事故弗責也今日孝若信至得百二十枚
其大如孟贖濶厚多液香甜如乳入春十五日矣以
寒甚獨不敗

志感

丁巳夏趙當世以南差過京口為某言蘇石水先生
甚念公每相見輒稱足下古而文足下必一往爾時
方有尚平事未暇也且又不識蘇先生未敢輕許今
日得李愚公書又言見先生督府輒稱某曠世逸才
且欲盡見其所為舉子業愚公問何從知之答曰
之賀對揚許某故未嘗識對揚先生也茂林松栢開
物淹：欲盡奈何輒辱海內大家過煩口頰殆是未
見其人未聞其語耶謹記之以志感刺且告兩先生
正不如勿見耳辛酉三月朔日

篔

古團扇可捲懷不施書畫班婕妤好所稱白團扇是也
紈扇以紈蒲葵扇不可捲玉右軍為姬書蒲葵六角
扇是也今之扇篔也其製出日本高麗人亦多為之
不尚蘇州故不知所始李昭者不數骨堅厚無空

揮之絕然見外舅顧字承家有陳白陽平畫花
仙對人欲笑馬勳者見仇十州為周氏寫木觀堂圖
如絲如髮宮室竹樹器皿蓄牧畢具堂外廣庭不盈
咫尺庭中毋雞哺數子嘴距宛然不得庭廣其致園根
踈骨闔關信手劉玉臺者舊藏頗多曾識其人于徐
慶生汪園中喜謳善酒好縱博手削竹如風聚竹秤
之輕重政等不差抄忽劉語我吾妙在用膠得我法
用之則開舍之則藏不勞腕力如蜀府扇也顧我法
真能傳吾子矣其言如此不能知其所以然劉之先
又有曹大本者取材甚長要于整淨見玉秦孺家有
其家理之先生書畫一顧自矜秘今觀女家所藏即大
本亦未一二也周東村筆既踈宕文待詔書特弘放
可喜舊扇中三絕也

孝若書

予咳不已孝若題書來勸我保重自身看難女下落
吾覽之而泣將復之都不得一字正月廿五日

病

首俯而足不得前強之前左右行若飄風此來老之

故然非病也然有知有深于病者無愁常不怡腸空
若無所賴眠而不睡睡即見故所與游或其他充瘠
不堪之處此皆神枯髓竭見諸形相而非有物使之
也孝若為我卜甚不利花朝則花朝閉小閣中不窺
戶甫離席而仆矣或曰蓋先入者主之政不知其先
入而必信者病也其能主之而崇者亦病也或曰不
如勿卜即勿卜當必尔然則殆是衰老之故然也耶

籤繇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孔子曰放于利而

行多怨書曰恒舞于宮酣歌于室卿大夫有一于身
家必喪此數言者古今人禍敗死生之籤繇也故曰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甚笑世之祈籤而索繇者

備引

往聞弇山翁為人志墓多抽徧細小不掩其寔吏部
從旁勸止之翁掩口曰正欲其肖此太史公之胸襟
本趣也某不揣傳崑山人物自謂不欺旦起拈一題
必盥手焚香念某官某處士之靈寔式臨之然後敢
下故雖自知不文要亦無惡于志至生平交游所及

瞻侍者非耳目甚習不敢妄也但更有二念稍欲
發圍房之秀以脩彤史力頗未暇今日讀李獻吉集
載巡視江右時表章節義之疏叙列八人輒識之念
吾鄉之懿美必有合符節者可脩援引叅訂云爾

春寒

比來春寒為陰而寒也仲月初三則稍異矣雖有旭
日不禁雪飛雖甚積雪絲飛殆盡土不成膏亦寡念
某在病贈以貂帽然某即甚寒未嘗並用今日並
用之矣而十指如冰呼吸成凍寒矣哉衰矣哉憶昔
戊寅之冬可謂初寒飛霜沾樹冰凌憂々然謠云甘
露時某待試義興前川阻絕用肩輿踰獨行日不數
三四十里輿中顧見湖傍有白鳥蠕々若矯翼者視
視之則蹴水而啄膠矣命輿者鑿冰出之以為一笑
歸語先君州堂先君訝曰我墮地五十一年未嘗慣
此夜與弦公話其事輒紀之蓋俛仰之間四十五年
于茲矣

花朝

癸丑花朝某在常州館舍晴光晶瑩如今日而春寒

特峭與玉元乎垂簾坐嗟雲幹亦談甚效坦者
放衙酌比酒飲之色味清冽不減南釀而俗謂之麥
燒此未嘗旨其味者也坦老云大東以北惟龐兵部
家辦此坦老兵部壻也故常得之乃知此地故自有
麥燒耳夜微寒飲市沽三爵不異煮水書此元乎今
已矣故人風味自在昨歲繆太質語我坦老移官陪
京將築室而老烏已得懶暉種竹勇非地矣故將訪
之不堪嗚咽獨奈何

驚鴻

驚鴻縹緲彷彿雲外有女史識其閣中聯云風清葉
上來明月香散梅林禮梵經信知此娃無所不先彼
能識者亦是當來香案吏

陸文娥

陸文娥爽氣踈韻故是飲中勝伴周旋竟日愈覺真
素即甚醉無潦倒不堪之態風花露卉又見靚眉

求生錄

許約踈以求生錄見惠求生者求其生而不得其治
武進之本懷也求而得之者尤廿有二人丹陽晏天

恭去昌為之序載此若味文誤因事殊可大
途落落如此存心如此行政其必有立于世無疑耳
約疎十三秋試文名籍、便有光宗潛邸始通朝籍
之夢世之皇、者欲何為乎約疎者復萬曆所及地
李東一

聞東一已倦游自老其即蚤有譽于天下殊可喜東
一名滿天地已落其實矣縱後得雋亦便不能盡酬
其志何如養高教子自愉快乎張賓至為鹿嘉莊作
序靈健如昨故知此兄之未肯降也嘉莊卷頗似當
年包儀甫却無儀甫肥滿氣

周可順

周工部後叔有養子曰可順姓趙氏警敏能識字工
部絕憐愛之歷守金華必呼與俱諧弄耕耒無所不
覓遂遊弇山兄弟間號曰秋水嘗學事喪禮士大夫
從其說者無皆塊之過亦時引經據傳有所排擊不
勝憤、執事者或笑之然非秋水之為見象口呶、
噪之矣晚歲布衣履烏鞋來李太僕家語及工部未
嘗不默然涕、年深物化迄于今若喪者猶藉同

云其子曰光瑩為唐尹以錫刻名而光瑩者
臧章簡南梨棗之徒獨推唐氏全親光瑩之作
清尚于藍矣

茗中

茗中董遐周如通犀挑蠟無非青外之絕覺
齊為下茅止生如徑寸墨寶光華不可既視

顧叔來

暇若裁菊蓄石好禮皆人間希有之事而顧叔來皆
有之其小恙應爾即小恙自可不言何以故叔來
而不謠不損物故知之

夏文衢

吾鄉夏氏故有三先生長龍衢名禹功次雲衢名
次文衢名範長公和而流次公詠而則季公廉而不
和然其篤信好學安貧獨行斷非今世人所及竟
以貧死且無子傷哉次公詩文名大噪江左而意獨
以今文自雄長公不好為應世之業落為諸生間
好吟咏純以詠語相高正如曼倩則兩帝前自然天
放季公追躡躡推來肯亦為前樂不為非非者

訂之故其書未有傳者偶檢其書得其所書先夫八
八十詩并章學遷所書至却其書再錄而存之或
曰季公死葬殮不具其殊瘠任汝構棺經理之佳亦
貧士讀書守禮雅有先民氣

茅瑞璋

中書君老而充意甚快也而君中茅瑞璋適至殊可
喜且脩聞董純常安貧養晦不就秋試太守張石林
有意物色之莫致也純常脩遠之致十年前直以一
見得之常在心口聞所未聞豈不快哉外人頗怪其
心好瑞璋稱有穎癖一若人持管城子數百望高門
紅旗下走耳馬知純常既能高純常之不就試又惜
王令則之試而不遇于時豈不不休穎豈有斯人也
哉純常名孝初令則名經

皆空道人

皆空道人印章一枚故王伯欽先生得意之作蓋風
絕愛之携入徑山嘗自言吾于世無所不舍獨此石
與羅肖華墨未便舍去羅肖華墨者孟况蓋得之揚
山張兩臺云龍章而金飾御前物也

墨及泐帖遠云訪孟鳳山中已見觀其笑曰此是
夙舍至是耶歸臥草堂有僧持函石從徑山來書
紙裹之題云先伯父桂林公手澤惟公知之茲以相
與萬曆戊午四月日詔隨付石情藏之文二年情敗
疾告歸常熟恨其逸也今日得之笥中缺一角惋然
再記其事天啓元年秋九月

馮蘭

恭昌元初舟過青丘問古白所在意欲乞九碗數蓮
既不值則典蘭於舍主人主人謝不夢其笑曰古白
在山何得夢耶夜登舟念此品故屈原孔子之傳徒
以奇香為世人物色不似此君無色無花純以韻勝
已又自訟勿作是念不冷白民大得志耶朝未就日
南窓檢得邵茂齊所作幽香圖十法殊有風趣又得
先仲所藏周公瑕蘭譜一冊妙談蘭理恐為孫知微
水也且就古白問之

悒

往在甕城與二陳游處甚適銘金不辱其志氣可合
牛又能以佳釀醉人見某在病榻亦懶世伯金黃

有奇趣志不忘功名斯夕休矣真有相親之志予
愧之聚散何常再更秋試不獲令人抱其去席下

汪趙

新安汪令聞嘗為某鑄世畧某稱其人靜而有清氣
刻急浮偽之性丁巳冬相遇西湖堤上胡餽甚悉累
十日不肯別草堂集盡煩雲稅所計並嘗不給雲稅
揮刃不輟更入寒暑無間入或怪之報曰願為此君
力此殆不可曉也

周和仲

周和仲昂倫然獨處不與人作緣來書應門必有詣
則情一童子持刺并日為之既還衙門寂然南陽陶
某與仲固有兄弟之約後守松江弟往見俛首道謝
生應試守知是和仲請與相見稍以故人念諷之仲
弗應蓋其為人挺上有力某知之而仲亦能作青
眼相視聞某忤物仲必以為佳既老蕭瑟仲報語入
人何得不貧如元長政可無悔

萬綠樓

君淑既移居萬綠樓予往訪之頗得軒楹疎爽之趣

與徐孝之爾味移時而去棲在鳥夜村
度作背谷枕流薄有野趣昔與諸人嘗登以舍村上
四姓舍宇蕭然獨盛氏無存者懷然久之徐孝之曰
君正不知村中燕乎已飛去各家莫復與君相聞人
崑山名宦未必遂重業孝亦通少府非事禮祿行也
至誠以將之殊可為嗚呼氣類之善與庶食不
殿庭宇蕭然兩蒼賴衣短後將焉以爾味竟并成
出其容大削而有自得之色

堵先生

堵先生恂上無異同其氣自不可奪為德不必令人
知可謂長者君章和淡絕驚致有膽氣可作大使與
人語使人百慮俱消寢食有味

龔季弘

張齊考為父詣闕季弘納履便行卒成大事可謂不
負興文今日之役邈延弗欲進季問故季弘曰但如
向者提一革業跨蹇驢就道亦復何所不可

西寺二雲

僧白雲晚居景德寺不請方臘但修合庵集賢之所
到城市得錢日可五百乃至千計輒市酒肉持歸過
人即呼與飲不必其所與游錢盡乃罷每歲必執大
筵登殿角剗削蒼蘚上下如飛既七十餘不倦生平
未嘗有疾端然而逝又有伴雲者已剗落自婁東來
居嚴鳳竹所好啖腥血所得懺施都付酒家取飲之
適及同舍無所恡惜天啓壬戌初夏忽持耕香肅迎
韋馱尊者已就隣僧飲食無異曩時行者呼雲晚會
取帶下錢索飲未醉又更起為謀已撲被而寢質

視之吉祥逆矣大乘經教無非為懼命終時二雲
歷如彼而命終如此豈所期真心是道場者耶其
長齋繡佛前醉中狂走愛逃祥讀者無不笑其醉
政不可得

孫家麻

孫敷年十八病且先白其父高錫曰侍兒周玉孫是
子耶吾子也玄錫泣領之及期生孫培又十年而高
錫卒婦支氏已下世乃以培竹表在支氏墓為孫而
周女王氏撫培有恩勞長育教訓無所不備培

氏女斬然為少寡婦君子聞之曰敬也
子王之存孫皆天也何也敬子之誠重孫是
曉大義亦烏知嗣胤之重何改葬其所秘將存不
之緘以有培耶即周氏舉培時年甫十其家有
人堅忍雅自衛寧無瑣尾小言幾令培重而習之為
孫氏小家相乎或曰蓋孫之先東莊公與玄錫父南
宗左府經歷守道有遺德云東莊嘗將行其德
吾鄉代逋賦金萬雅為邑羨生應鑿所鑿其德歷
其宅旁有朱顯道墓意必存之每誠其家次報曰
敬有神人犯者必死知人之畏墓不如其畏神也
一事不足以近天休能使數日必言之而王夫人
必存之乎天啓癸亥長空日子見培于南城里第
正有則如成人一姬一蒼頭屏息候候子雅重之
夜為海上顧繩所義與塔心瞻空都蕭毅心言其
共相嗟嘆謂孫家即必有立其明年甲子五月十三
日王夫人病終南城里或曰空有必獲將為培
家女會構人失火倉皇失之念無可為難者
傷哉嗟乎予嘗聞王氏採孫狀是古賢女矣

種允奪權楚夫必獲家乘之自食其力者要會
惟謹斯豈易事哉孫氏有世德後必興而得一
至夫人存孤藏禮而不及培之成豈而死此其
難言之矣或曰自玄錫後迄乎余家者涉乎積
力馬

衝橋

衝橋出西安志云味甘而多液蓋矣乃不知正
脆為佳吾每試衝之良者體圓色白潤橋手使

粘滯切上有聲如魚吹如微風輕塵如梨
煙沫濺射如霧着人指掌間多作方赤青
氣然後甘液流散齒牙故乃可喜耳
衝品更不可得將除孝若為運
回瘡已速令相對剖噉都不狼籍

曹宣

今日識曹稚甫玉泉院科跣裸袒手持酒錯揚
至見予拱而入予知其為生先
矣予謂太古與必成必器者

相示于莊原并物都不成謂李道開其
事甚奇有說暗中摸索有不失人獄者
揚卷阿先生泉湖林起辨鮮于秋而
有儒生與人訟誤信刑名家言而訴者時卷阿先生
以少府署縣事出原詞召生詰之故曰即公明事
達于政訴詞必出名家手其奈何為若得委為
開禍情巨測字不燃何起伏擒刺開徒無而
寡也儒生謝伏其言先生帝直之流者曠
法吏法吏云云知先生真補吏公生明者也

署崑多善政有深德守民守不能悉記聽苦
以童子科應試先生拔實第一為博仕朱神兩名先
生終不然之後以註誤遷扶王府湖行諸人曰吾
知此地有張元長亦知桐可成蓮然終不知桐之為
元長即也今日偶談儒生事範之先生名鳳書
阿

秋圃晨機圖

錫山張復為澄江徐私祖振之作秋圃晨機圖以
毋矣夫不夫人早寡與振之有青管筆畫

且長跪請期夫不無與之期及期乃遣
機將華赴遠曰雖勞慙勞振之秋時
誦所課章句綸想愉也如也今年春振之持凌石
鬼眇予笑語振之曰君治遊甚善願吾念之昔司
遷李固唐韓愈迹世李于講薛仲始之徒其遊亦
所不極然皆載其自主之內滑可似直之無爾樂
無上而君携慈母之而愛萬里知謝不愛老母
之笑曰吾自信我老母今華王夫於八十振之不
請行毋獨心憐振之治款與率振之盡遊善來
諸絕勝處一月乃還其明年武入獲疾卒嗟乎
今稱母子慈孝者多矣勤織課孫為其好理向平之
履至老無倦又以身率之須有載藉滿而母子如
人能幾子助正賴振之歸語視書以綸之

秋葉

飲茶故富貴事茶出富貴人政不必佳何則矜者
不肯其味貴耳者不知其神嚴重者不通其候偏
生有言此事如法書者重其美人不善者人亦
則辨矣此生嘗自為之不免向秋之時

諸先生此其... 盡抄偽... 甲子春...

血脫

血脫... 貴人... 萬曆...

萬曆庚子六月初七日汀州...

往候之留半日乃別... 往既到則腸血下注...

辭汀州馳歸草堂血濡... 聲元朗使人來報...

恒至顧席下濡縷曰脫也... 一兩令細研為末...

咽下三紙而注者... 納涼容安軒下忽... 夜就地而寢...

自後血不復脫... 熱亦如戊午而甚... 伯慎語竟日...

展仲女蒸而表血... 復示注連...

痛不可忍九月乃潰愈惡腫脫有瘻狀者
據林飲羹坐跌矣本朝跌時甚勞皇念老人不
有此而又避左腫乃傷右脇傷時不甚覺楚有徐
白者造膏并藥酒六俾敷而飲之既十日楚甚不可
席展轉如錐刺強而席有聲泪上然達于腹又
左則滿腹皆楚痛許仲嘉曰凡有聲者火也任私濟
曰君多鬱而善怒火何疑焉周半仍曰其非獨于此
驟跌必驚其神子皆頷之守中醫不服藥又數日而
泪上聲稍上乃達于背予笑曰嘗恐年少內傷乘跌
而獲何有傷逆行違乎情者耶云云一旬可平矣
已就玄坂索沉香磨酒飲之米三升減滿湯飲者
桐言其狀始記之始知予幼年三歲漸然病者
遲矣今年既後重以跌撲其本有恙焉然其年
非開病進也吾今漸老氣血益衰也身既衰矣
不能言勿輕用劑氣血士泰和司前題奉命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甲子

國朝洪武三年甲子至九年甲子

甲子至甲子

子孫承先業以中平頃知為者其
內除開新榜進士米道德五五進士
士陳樂朱旻凡四人次魏校乙丑進士
成亦進士列德成辰進士秦雷呂楡陸
徐亦榮李維楨主傑光并一志
士前後知薦共二十有七
之者孫與秋試者獨特御遠
耳三百四十年之間寥落殆盡而
顧以讀書不輟能慰其祖
以其不則賢矣以其世改之則
三集

住心

三孟風誠性高遠不與塵
亦近來絕特之行矣乃真於志
安心息念之本蓋生民自
三臨安德安奕業有集大雅
之性犯來顛之辨從青蓮
標頰猶如星雲斯亦難為

使能述先事... 得遊出世... 而執無憂矣... 宜聖人不... 關致于唇... 之五政矣

宋淳祐間崑山令項公德潤永嘉人諱公澤... 科擢第自長州丞辟宰崑山見祀名宦... 今多載公名姓而致之

政廉敏留意學校嘗修正... 未詳志亦不復可見故常往來胸中欲就永嘉... 墳墓子孫悒上久之偏... 內一歎看符永嘉先賢... 叅茹古舍今經文緯武... 纓七典藩封丕著茂烈... 嚴方畧創峒壘之逆謀... 本世濟公澤公悅宋代... 張循良之德景行道業

論風教不與實紀其陳壽著二
術念為儒特錄一孫奉祀祀
童生項君疑委係項喬補長
收用表流風以彰世教是步
安淳盡書其說無題書愚公
生面如再舉動即五午理既
恨乎亦何怪乎二月初一
瀟溪

瀟溪

周元公道州營道人晚知南康

周元公道州營道人晚知南康
下前有溪合于瀘江自號瀟溪
瀟溪云許參如言嘗見公像于
可以想見其為人今丹徒劉氏
小像冠其首故不知于周氏所
知必有所自參如又接瀟溪在
五里自廬山西北流谷龍開闢
里為北營基今潤州亦有瀟溪
西或曰公嘗從其舅懷素口教
午營未間改上麗公持齋本升

于嘗考公傳龍圖閣學士鄭向堂任公為分守五
楊用修丹鉛錄載公與費令游山詩云飛禽崖
可息時清終未忍辭官印此二語是可不謂而
為人亦不必按像而後始撰之溫茂年詳矣
費令遊山豈其薄分寧歸耶用修亦由東之
道之言自不可及

瑯琊王氏

江左諸王散處太倉崑山閭均是瑯琊之裔
頗聞京兆族不出瑯琊其後乃合之者非此勝地

古川公自河南安陽選為崑山州學政是為余州

始祖極安貞亦有安陽來知崑山州是為京兆族

祖復幾傳兩族各贅太倉趙字皆家極長而叔

者用趙氏多買田宅以事繫向容趙姓視之

向容趙氏族與長摺開次贅者亦從史其間自

利高清夫開以之各別族手瑯琊其後京兆祖

公布政江右質庵公時為江西巡撫語決因復

復之各歎未安有不知而作之者質庵名傳

秩京兆名執禮

劉忠靖服參乃不減稱升伯而子公碩服參
至老不衰不背謂非服參效也何繼充多用參
與鷓鴣菜等而二谷名滿江南法人無美不可
用參效也至子獨不然食參則味求劑于名家
神速不知他水豈當厚資寒之臟腑各有得氣而
聖子巧之心乘皆持者至之耶諺云醫不瘠貧其
乃參藥有世理否

西空制

時予自四月朔罹大痛齒用大損物莫能着都合
下咽而于楊梅不然豈性之獨嗜齒牙固不得作
乎李文長好食楊梅每就其婿主物斯家食此則
召讓其家之給事者家給事為增值取之不辨肯
就王問故則王之常值較給事者所增值三倍矣
陽永叔言物嘗聚于所好而嘗得于有力之強
聽亦言必有一物攝之一物者錢是也可為推
笑若今年移居山中楊梅易得將就若取暇恐亦
得如居東婁時者何也山農就時則有

者望如羊內翰家走耳朝來汗出如粟

柳生

諸天殺觀柳生作伎跌損睛俄新徒跪使可憐
之冠至其演龐氏汲水冷然落清素木文自會
心后賜看到此輒思翦自障其面再爾時可憐
却有耳矣腔右崑山有聲容者多沈之然不十年
伯龍死沈白他徙崑腔稍生不據乃有西平氏
鄒允後擅場然自新貴海能止此樂地而後家
柳生多一往之情而面有不可之性如其解者不
愁絕任傳川語我不如君遂傳之傳川行年八十
作此言索解人政不揚將

秦侯

侯以乙丑進士出宰崑山銳志治理殆欲風蕩
與民更始乃不知青藍得人而一時請張者
之正賴天性明斷如棄敝屣當時論者謂侯不必
由今觀之其人自負侯侯固不負讀者識時之素
侯掛冠日忽過堂情詞慷慨悲問

莫逆者然如此雖好亦保不能以是見也
文之驟尚執自觀之封封固不負其言猶如

三五闌入提學

清江蘇州府會同制諭徐階對不以

息諸生金某數往來新詳江而有情饒者故
縱鳧江上手持一冊打爾不報金往問之曰是阿
本耶其人笑曰亦再看綱目耳金喜訖與語雜問之
無所忘失更時有擬議金自謂弗如執手鄭重而別
後十年其人入為御史親學簡中則昭澳間人先生
銓也金以諸生入試課恩繫之奪米也等日金最

濶微入恐其亂宋語友輩為金危之既放試金名
優等先生笑語金不憶江上擬議綱目時耶若
濶徒以造次之會畧識梗概然若且老休矣金陳
久之謝去其諸生金一子號咸溪以小兒醫特聞于
世

韵雪

杭州法相寺有種石軒為山窓絕壁摩雲掃天故云
此所謂貪天工為已私也為谷語我軒有僧字韵雪
雪加韵猶之手石須種耶然聞其作詩如秀就

義以明詩家之大難奈世所絕少不無則
猶是他山之石也方采其稿觀之

蘇州王微

顧子貽還自虎林楫一篋一集相貽則修微所著
華與手書抱疴詩也修微名滿江左秀出仙班乃知
鹿城有無明子世豈真有嗜燕者耶讀董侍郎詩
使眉公及夏令則諸序志令人喋且不復措一詞
聞西安公造修微脉以集修微漢雅道既與駘
旺某固知仙班中未易見此人也集中宋懷宛

甚多夫宛叔何為者而與修微生同時處同室神
同抱馬如此哉知修微在鄧尉不欲往應憐我索其
至此

白民題壁

楞伽山石佛寺有白民偕諸禪學歲朝放生揚言
快甚自愧非吾所及夜臥白石軒下遂不成寐因
東坡云此處有甚麼歌不得吾聞其語畢竟未見其
人蓋豪傑之士回頭轉步豈不新哉顧念胸中有一
分拖帶瞻前顧後者皆歌不得者也

白氏吾是亦罕矣遂命梓澤其子
即獎其兩孫子不及其子其子
湖水正新魚魚波浪瀾安養有觀者惜未共飲
三峯蘊堂玄旭白與戒堂恒西孫孫汝之為天
丁卯春一日西望朱鷺識詩年七十有由常懷
十月初六日充長記

登鹿城

由土山西折登鹿城固有松蓋高巖步屐
巖綴其左耕者雜居之壘朝明夜陽與雲
飄游衍其間仰睇雲影下往而遊徑殊不復可
故嘗以一緘天名之有年矣今日復過此頗聞
聲草煙蓬上逼人低回慨然殊有林谷之氣

王孝先

予病血枯又不免少年之過已入立境履親
血損明喘上且先矣吾友王孟安一劑瘳之予
能食參過試或咀嚼一片兩片吐報不吐此劑
三錢當時以為神效戊辰冬守淳憲云瘳散一
予始知之亟謀之孝先孝先搖首曰更十日則不

矣必無用參附乃可少減予懼欲論者不敢應
力持前說服參附各六錢乃至二錢瘧復六七
年已已初夏始愈故未嘗去參也予頗性溫室好
參以為臟腑習氣由是親之顧其用者何如其
先之大父京兆公以醫特聞至孟安老著張宋說曰
孝先讀方書無間寒暑晝夜其論診視用劑各原本
臟腑通變血脉自謂吾家兩父猶有讀書氣

胡道士

樂天晚年所與游者無非燒丹道士坐禪老衲

項良友寢寐求之已三十年踪跡大是落也而更不
能得之談玄者私心快也胡太古存心濟物勤修正
乙之教主張陰晴不矜不伐可謂彼家良士經綸同
天衣鷄食糲曾不肯持短疏向人所得齋施悉以供
玉泉一院之需吾友其人十年笑喜怒不形其類金
粹不損其操其徒有徐又玄者可續家風得此二
玄理朝徹崇禎二年七月既望與安淳同宿洞府
識其聲

堯封二僧

先封僧志惠正念子族弟也已巳春日奉請地
開敬堯泉而甘之旭初語我還自先封志以見
有故園之感焉予始知惠念為張氏子往春
洞時方結圓覺社顧筍洲以露船庵號見居為序
又聞文姚二太史護持此山有二僧在予且十往
啜泉水十斛以其餘為二僧洗却故園之感不亦
乎旭初笑曰知是願為助法朝以今年秋九月不知
遂否

吾社

讀履仲台行紀迭見山川面目讀卿玉歸庵集可
春生次第此吾社之西竒十年來暗中摸索之大
也崇禎己巳小春日

月季花

海虞興福寺有月季花一株在僧舍前除其地用
可十丈許長條駢羅如織每日落紅成陣至陰冬
雪鮮麗奪目卉中竒觀也僧能誅若相傳是越宋
物春夏花藥密于秋冬棘有蛭蝨之幾半故所得
正與秋冬等予不識花木事意此品必難著於

為李而花特素多歷年所如此殆是地無靈也
風塵之下吞吐日月而得仙者耶現其林林不若
鬱而堅澤如古石嗅之隱隱有茯苓氣將此山
去人漸遠自為一籬瀟獨與生心之氣相舒適者
今日偶坐息庵見一花吐英矣五開獨然欲清者
害金

西蜀某宦官按察生五子各立中下產僅給值者已
身服御亦絕不使有餘既老壽乃出平坐所積俸及
可萬金顧佐公帶之不給吏告帶金不備亦無公
須助宦乃請令穴廢院而害之題石版云遷之造
既百年害如故萬曆辛酉奢酋崩亂劫掠公私劫掠
盡成都府士民無所得食爰之不守有知其害者
之官用免殘破此老高義直貫千古無所即其時
茲土者與茲土士民皆庶庶夫夫自來其耳不
聞顧相國害金事不免盜聽書此

存墓

存墓感德事也然必其可久為不然而因之
為名或終去之則不如無存何也

券自可吾親其子非券之而卒改葬者故不券也
拱手曰杜氏之墓在西階之下此古人之義也
知東溪宅至于今斯聚尚在否近有悍僕焚墓
侍郎之墓賴陳子欽存之許應慶美之以積中
見昌化墓埋沒不能伸之語予初不覺應慶說曰
兄忘之耶故象山令夏公津曾遷令昌化今墓
即墓者即欲存昌化墓者之僕吾不能忍憤去之
故云予聞之悚然憶昔友人嘗請予忘象山墓且
予將刻而存之吾爾時深加嗟歎就灯草一記後不
果刻已見此友就塚規松崗多書鴉鹿其上予心不
然之何有存先賢墓以供撰碑杖藜縱耳目耶由今
觀之夫其存之以為名而終去之乎南門孫別駕
一塚是先輩朱公昌之墓別駕恐家人之發也懼之
以神道多積瓦石護之終別駕之世臣子其子不能
守瓦石如故云

黃翰林

江上餘振之與其兄長卿過草堂請作小香山

堂記後而止之不可期以寸管再通天風
兩年隔載竟派之面上煙霞如昨而意思倒
兼時其述東閣黃翰林道周事使人神贊玉堂金
之客自闕巖岫讀書味道不復與世相關猶是
行徑獨其漁軒沉寂欲冷東漢王霸婦不免
先矣奇哉振之語哉倘肯借君家良晤凡羊應試
暫過澄江當為君畫航津建翰林亭姑侯之

梅花草堂集卷之四

梅花草堂集卷之四

